

中共重頓要經改措施，實行整治經濟
 運動，農企業所受打擊特大，農民要純
 靠耕作擺脫貧窮，可連門都沒有了。

中共在搞整治經濟運動

——大陸農村企業飽受緊縮措施打擊

呂飛虹譯

龍年是中共外交大出擊的一年，在這一年的裏，中共與許多國家的關係都有明顯的新發展，其中最令人矚目的，就是與蘇聯逐步邁向關係正常化。

但在經濟和政治方面，一九八八年却是自從北平十年前開始實施經濟改革以來，最艱苦、困頓的一年，通貨膨脹空前飛漲、工業成長過度快速、穀物收成嚴重短缺、黨政幹部濫權貪污激起公憤等問題，使中共當局焦頭爛額，束手無策。

重要經改措施多半停頓

北平黨政當局表面上，仍承諾要繼續進行經濟改革，至少是在原則上如此；但在「整頓經濟秩序、治理經濟環境」的新運動下，重要的經改措施多半似乎都已停頓，許多幹部擔心「整治經濟」的政策會造成「經改」的倒退，也擔心當局會收回工廠的決策權。

去年十月中共開始嚴格管制投資，中央行政單位再次直接控制銀行貸款、壟斷貿易，並對鋼鐵產品、非鐵金屬和其他主要工業原料實施限價措施。

以往農村工業是大陸經濟上最有彈性、最有效率的部門，在中共這次「整治經濟」以前，也是受到「國家」控制最少的部門；但緊縮措施採行後，也開始受到貸款中斷的打擊，許多企業並且無法繼續獲得原料。目前工業生產佔農村總生產額的一半以上，如果緊縮措施長期實施，對農村所得和生活水準的影響可能十分嚴重。中共上次實施經濟緊縮政策是在一九八五年年底，不過為時不長，這次可能不會短時就結束。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今年一月在武漢致詞時，語鋒中就已露出這個意思。他說：「如果經濟結構不調整，需求就不能長久降低，兩三年後緊縮措施取消時，同樣的問題就會再出現。」

通常秋收時節是貨幣流通最高的季節，中共却在此時開始減少貨幣供給和緊縮貸款，結果農民上繳穀物時，收購單位只能給他們「白條」（借條）。在某些地區，據說農民拒絕上繳穀物，地方幹部只好以強制手段執行收購穀物的合同。

大陸的國民生產毛額近十年中每年都成長百分之十左右，這種高度的成長率，使農村與都市的平均生活水準都大幅改善，但仍無法滿足大眾的期望。

對外關係改變謀求穩定

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與蘇聯主席戈巴契夫舉行高峯會談的日期日益逼近，亞洲的地緣政治也突然快速轉變。在短短幾個星期之內，中共領導人先後接待了印度總理甘地、越南第一副外長丁儒廉、古巴外長馬梅爾賈、蘇聯外長謝瓦納茲、美國總統布希等政要來訪，這些

會晤顯示中共與外界的關係已有基本的改變。當然，中蘇共關係冷凍達卅年後開始修好，是其中最重要的發展。北平與西方在一九七〇年代關係正常化，是認為美蘇關係會長久分裂，而會有這種想法，又是因為大家認為，蘇聯的外交政策會繼續走布里茲涅夫時代的擴張主義路線，沒有人想到會冒出一個戈巴契夫來。

但對東亞地區的影響更明顯、更直接的，是高棉問題的解決，以及中共與越南關係正常化。中南半島和平有望，顯示亞洲甚有可能進行相當幅度的地區整合，因為中南半島已不再是地區強權和超級大國進行政治與軍事鬥爭的舞台，而是在日本（可能也包括台灣）資金的協助下，開始經濟重建。

同樣重要的是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的新發展。據中共官方統計，去年有將近五十萬台灣民眾訪問大陸，雙方間接貿易亦高達廿四億美元。

中共「中央政治局」去年十二月廿四日開會討論外交問題後，形容現在的新情勢是「由對抗轉為對話，由緊張轉為和解」，並希望這可為國際上帶來長期的穩定環境，使中共能全力進行經改和現代化的工作。

整治經濟農民遭殃

如果中共整治經濟的運動按目前方式長期進行，遭殃最大的將是大陸農村。去年大陸農作物總收成比前年減少百分之二點三，只有三億九千三百八十萬噸，使大陸連續第四年歉收。儘管以總收成而言，減產的數額相當少，但在

扣除供作育種和農民自己消費的數量後，可上市的穀物却減少甚多。

據農民日報報導，在華南某縣，有一萬五千戶農家為了達到糧食上繳的配額，被迫以較高的市價購買了一百二十萬公斤的稻米。該縣還有許多村莊的農民，為了達到配額，連原本打算留供自己食用的也不得不繳，這是自從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糧荒的年代之後，從未發生過的現象。

中共江蘇省黨部一名高級幹部說：「縣裏的幹部下鄉收購穀物時，農民都不肯賣。於是幹部便召開群眾大會，首先他向大家打躬作揖，然後自己掌自己耳光，怪自己未依收購合同規定，供應農民肥料、農藥、塑膠布，或者怪自己不好，以致肥料等的品質不佳，然後他再打自己耳光，一面請求農民出售穀物，一面道歉說他無法用現款支付收購費用，只能給他們一張借條。」這段話生動的說明了農民的苦況以及農民與幹部的關係。

在一九八八年秋季購糧績效不彰之前，農民與幹部的關係即已不好。江蘇省某縣對轄下十二個鄉鎮的調查發現，在一九八八年五月之前的十二個月，共發生三百八十一起群眾對村幹部施加報復的案子，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案件，是因有關節育的爭執而起，但有百分之二十九是因當局要求低價收購穀物而起。

由於自由市場穀物價格目前正處空前高峯，小規模經營的農戶再次大肆殺雞宰豬，使得都市居民在今年春節時肉類供應充裕。但由於

當局政策不當，大陸的「毛豬循環」正急速進入下一個階段，預料幾個月內就會發生肉類嚴重短缺的現象。然後有關官員一定會要求「加緊統一管制」肉類生產，企圖解決這個問題。

不受拘束的農村企業，包括鎮營企業和鄉營企業，最近幾年來一直是大陸經濟活動中生机勃勃的部門。過去十年間，他們的生產量已增加了九倍，目前的生產額佔大陸工業生產毛額的四分之一以上。

毫無疑問，大陸經濟所以過熱，其中一個因素就是農村工業成長率極高，但目前的緊縮政策所發揮的影響，可能已不只是使農村工業過度成長的情形減緩而已。

一九八五年底到一九八六年初，中共亦曾實施短期的經濟緊縮政策，農村工業與其他非國營企業也都遭受嚴重打擊，不過很快就恢復生機。但這一次的緊縮措施，由於期間可能持續兩年以上，大幅削減貸款和限制企業取得原料的作法，可能導致大陸全境數以萬計的農村企業倒閉。這些企業原是在大陸上經營效率最高、成本最低、最注重市場功能的，也是未受「政府」直接資助或補貼就蓬勃發展的，現在却會因當局的緊縮政策而受到最大打擊。

農村企業受打擊特大

由於國營銀行減少了全盤放款額，把多數經費改用於支持衰疲不振的農業生產，這種直接控制放款的作法，使農村企業受到的打擊特大。例如「中國農業銀行」就準備把放給農村

企業的貸款減少百分之五十以上，金額由一百四十七億元人民幣（三十九億四千萬美元）減為只剩七十一億元人民幣。

農村企業所受的影響還可由另一個統計數字看出來。江蘇省是大陸上工業生產值最高的省份，登記有案的農村企業共十二萬家，多年來生產量一直超過國營企業。地方金融資源（包括鄉鎮公所、非國營金融機構和農村企業本身）的財力十分雄厚，有些即使長期未獲國營金融體系支援，也能自立維持。

但中共恢復「國家」貿易獨佔權和限價制度之後，農村企業賴以取得原料的路子便告斷絕。中共這項措施的目的，是在保護經營績效不良的國營企業，使他們能以低價取得原料，以市場為取向的非國營企業，即使肯出高價也買不到原料，生機平白遭到扼殺。

據江蘇省「經濟重整委員會」一位顧問說，當局若不迅採措施恢復原料市場的正常功能，江蘇省農村企業今年會有三分之一關門大吉，還有三分之一亦只能艱苦維持。

農村企業在吸收過剩勞力和創造新財源方面，厥功至偉。到一九八七年底為止，農村企業雇用了八千八百萬人，占農村總勞動力的百分之二十二點六，產能占農村總生產額的百分之五十八，超過農業生產的總值。

大陸農村人口龐大，與都市人口為四與一之比，光靠耕作，絕對無法擺脫貧窮，尤其大陸可耕地有限，只靠農耕，根本不可能由貧轉富，如果中共繼續刻意壓低糧價，農民要翻身

，更是門都沒有。若無其他就業途徑，大陸農民將永遠是農民。

壓縮農村企業會直接降低農村的就業率 and 農民所得，也會打擊建築業。因為在大陸經濟急速成長的那幾年裏，建築業亦蓬勃發展，建築工人在一九七九年僅僅只有七百萬人，到一九八七年年底已膨脹到兩千四百萬人。這些建築工人一半來自鄉村。農村工人自組的建築班子願意接生意，也願意遵守合同，還常常分班一天廿四小時不停的工作，使國營建築公司無力招架。

農村工人大量失業

據中共建設部估計，當局今年削減三成建設工程和明年削減四成工程的計畫，會使四百多萬建築工人失業。很顯然，失業的多半會是農村的建築工人。

以東北大城市瀋陽為例，去年國營企業調動或裁撤了六萬三千名冗員，創「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最高紀錄，這項工作多半是以輔導轉業的方式進行，由國營企業介紹裁撤的員工到商店或其他服務業就職。但裁撤最多的還是受雇於建築業和其他合法城市居民拒絕擔任的職業的農村工人。

據瀋陽市當局說，今年估計瀋陽會解雇廿萬名農村工人。這些工人與國營企業員工不同，當局並未提供福利或輔導轉業，所以他們失業後只好返回農村。中共當局似乎認為，這些失業的農村工人返鄉後可輕易另外找到工作；

有些經濟學家甚至表示，他們回鄉後有助於刺激農業生產。但事實上除了少數特例地區之外，農業勞動力根本不缺乏。

中共承諾今年要增加農業投資，也決心以合理價格充分供應肥料、農藥和塑膠布，這都是很好的措施，但光靠這些措施並不能使農業所得大幅增加。農民真正需要的是合理、穩定的糧價。然而他們今年所得到的，却是在城市遭解雇，現正急著找工作、找飯吃的親戚。

（譯自遠東經濟評論）

（中華科學技藝史叢書）

中華地質學史

劉昭民編著

定價二一六元

以歷史時代為經，我國先民的地質礦物學思想為緯，將他們對地形變遷和地質的觀察，對古生物化石和岩石礦物的認識，加以詳實地論述。全書附有圖表多幅，可供參考。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台北市南京路一段三號
電話：311-6118-311-5536
郵政劃撥：0000165-1號